

林 淡 秋

荒 散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散 荒

林 淡 秋 著

*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)

北 京 東 四 順 街 胡 同 四 號

華 文 印 刷 局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書號：(406) 字數：91 千

開本 $33.5' \times 46'' \frac{1}{32}$ 印張 $4 \frac{1}{16}$ 總頁 2

一九五五年八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海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1—15,000

定價 (6) 0.46 元

定價四角六分

目次

散荒	一
✓ 一宿	六
✓ 雪	三
馬逢伯	四
✓ 隔壁戲	六
被損害的	七
暮	八
夢	九
✓ 新生篇	二六
後記	二五

散荒

飢寒的歲月。

冷落的鄉村。

雖近年關，所有小雜貨店日夜都關着店門。沒有買賣。沒有借貸。沒有來往。

人與人間的關係斷絕了！

鄉村的脈搏停止了！

街路上，沒有豬，沒有雞，只有癩着肚子，不死不活的餓狗在慢踱，在亂嗅。三五成羣的男女小孩，穿着破爛的短襖，破爛的褲子，像一捆一捆活動的爛布片，抖索着，跑來跑去。刺骨的冷風吹紅了他們的兩頰，吹紅了他們的耳朵和鼻尖，使牠們跟面部其餘枯黃的部分成了鮮明的對照。他們滿生凍瘡的紅腫的赤腳，拖着失掉後跟的破爛鞋子，在這裏那裏都是牛糞的石板路上趑趄作響。他們乏神的小眼睛閃着希望的光芒，從不同的小嘴送出同樣愉快的聲音：

『散荒人今朝要來了呀！我媽說的。』

『我媽也這樣說。媽說今朝夜裏有白米飯吃了。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病後的阿六，坐在朝街的自己後門口，兩肘抵在膝頭上，枯乾的兩手托着枯乾的臉龐，默想着，默想着散荒的事情。門外孩子們愉快的絮語打斷了他的思緒，其中有一個聲音特別吸引他的注意，給他一種異樣的感覺。他慢慢抬起頭，站起身，頭兒探出門外一瞧，瞧見自己的兒子家寶果然也在冷風中顫抖，在顫抖中微笑，絮語，他那憔悴的黃臉立刻浮上陰鬱的暗雲。孩子呀，不要太高興了吧！

『家寶，畜牲，到灶間來煖煖吧！你在外邊會活活凍死的呀！』

家寶朝父親瞅了一眼，歪着小頭，說：

『我等散荒人呀！』

一邊沒奈何似的離開孩子們的隊伍，走向自己的後門口。

『家寶爸，你病好全了嗎？會吃大飯了嗎？』

從對街茅屋裏送出五十歲老寡婦福林嫂的聲音。這幾天，爲了抵禦殘暴冬風的襲擊，她無日無夜掩上破舊的板門。她在黯淡的日光和昏黃的燈光中無止息地替別人編結漁網，顫巍巍的手指穿插着不聽話的竹梭。她此刻聽到阿六喊兒子的聲音，知道久病的他已經起床了，一種同情的喜悅，使她不自覺地扭轉頭，問了一聲。

『病是好全了，嫂子。要吃飯了，可惜沒有飯吃。』

『散荒人今朝會帶白米來了呀！』

希望在寡婦嫂的聲音裏顫動。

『難說呀，嫂子。誰能担保又不是無雨響空雷呢？』

寡婦嫂的心突然一沉，老眼似乎變得更模糊了，但立刻又恢復了原狀。

『不會，不會的，家寶爸。我問過當境廟菩薩，問過水口菴觀音佛，都說這次是靠得住的。』
停停又說：

『再是空雷怎麼好呢？多少人家等着散荒米下鍋呀！』

阿六的腿痠了，往後一退，屁股又落在板凳上，歎一口氣。剛才被街上孩子們的語聲打散了的思想，重又在他腦子裏蠢動起來：

——誰能担保又不是無雨響空雷呢？菩薩，佛，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全信；經驗告訴他。自從搗塘洗海以來，空雷不曉得響過多少次了，有幾次是無影無踪地過去了；另有幾次固然有點雷雨的影子，但這影子除給人們一肚子空高興外，還有什麼呢？一個委員，兩個官兵，勘塘，拍照，挨戶查荒。一次又一次，老玩這把戲。真正散過一個銅板，一顆白米嗎？沒有。……這次有更多證據可以證明不再是無雨的空雷嗎？沒有！菩薩？佛？不可不信，不可全信！誰能担保又不會無影無踪地過去了呢？即使不然，又誰能担保不是一個委員，兩個官兵，再玩一次老把戲呢？白米？衣服？洋鈔？不要做夢吧！不要做夢吧！……

『媽，散荒人爲什麼還不來？』

家寶的眼珠子盯着坐在灶前凳上的阿六嫂。

『小輪船一叫就來了。今朝夜裏有白米飯吃了。』

『小毛的媽也說有白米飯吃了，媽。』

『不要做夢吧，家寶！』

阿六的話像一塊霜冰，刺在母子倆火熱的心上，兒子的心冷了一半，母親的心反因此更熱起來。做夢？她昨夜的確做了一個夢！

她夢見一蘆袋一蘆袋的白米，一大捆一大捆的衣服，一大箱一大箱的鈔票洋鈔，像有錢人家發嫁妝一樣，當街抬進來，抬進來……

破舊的祠堂裏，擠滿了人：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小的。戲台上，放滿了剛抬進來的東西，正中站着一個陌生的大塊頭，臉孔像當境廟菩薩一樣胖，一樣紅。『各位要曉得，散荒是散窮人的。本村最窮的人站到前面來。』於是寡婦嫂，一家八口的長工阿二，偷雞賊福貴，阿六嫂等等二十多個人，從人叢中擠到最前一行。於是每人領到一袋白米，一捆衣服，一捲鈔票，一筒洋鈔。其餘的人有些散到一點點，有些一點也散不到，兩手空空的，空空的……

一團高興湧上阿六嫂的心頭，喉嚨癢癢的，舌頭怪靈活的了。

『家寶爸，荒年，害病，使你變得很厲害了呀！神佛也不信，夢也不信。你怎麼曉得今朝散荒人一定不會來呢？』

阿六苦笑。

有人在叱差叱差地掃街，一邊喊：『散荒人要來了！』

孩子們仍舊在街上快活的絮語。

突然，遠處湧起『媽呀，媽呀……』的哭喊聲，村莊的一角造反了。

『什麼事？』

『聽聽看！』

聽見了：

長工阿二砍死了老婆，用廚刀……滿地是血！爲了一個南瓜給狗偷吃了……吵起來……打起
來……從前是一對多麼要好的夫妻……

靜寂統治着阿六的灶間。

靜寂終於給小輪船的尖叫聲打破了：

『鳴——鳴——鳴……』

全村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了。

人們忘掉飢餓，忘掉寒冷，忘掉剛才阿二砍死老婆的事件。幾百顆心兒在跳，幾百個腦袋在想：『這一次總不會再是空雷了吧？』

希望，在每顆心裏，每個臉上，每隻眼睛裏，每根眉毛上，跳舞，跳舞：白米、衣服、鈔票、洋鈔！

『小毛，快到環洞橋去瞧瞧吧！看有沒有人進來。』

『到文昌閣前瞧瞧就曉得了呀！』

『同去呀，家寶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母親們熱切地喊，成羣的孩子，旋風一樣捲下街去。

叫喊聲，奔跑聲，無知嬰孩的哀哭聲，受驚餓狗的狂吠聲……

臨街的窗口，門口，關着店門的小雜貨店跟前，統統擠滿了人。無數眼睛朝同一方向探望，無數臉孔交織着疑惑和希望的表情。

疑惑：不會再來一次空雷嗎？

希望：白米、衣服、鈔票、洋綢！

環洞橋上，三叉路口，文昌閣前，統統站滿了孩子，災荒的鐵蹄蹂躪下的一羣襁褓的小生命！每個嘴巴在微笑，每隻眼睛在眺望，望着散荒人，望着白米、衣服、鈔票、洋綢。

鄉村的脈搏重新跳動了！

村內的大人們，和顏悅色地交談着。

村外的孩子們，和顏悅色地交談着。

人與人間的溫情恢復過來了！

『不會再是空雷嗎？』

『難說呀！』阿六。

『決不會的。我問過菩薩，問過佛，都說靠得住的。』寡婦嫂。

阿六嫂想當衆說出自己昨夜的夢，但一轉念，又把話語咽下去了，只簡單地說一句：『不會的。』

突然間，村外的孩子們又像旋風一樣捲回街上來了，發狂似的迎風叫喊着，叫喊着：

『來了，來了，散荒人進來了！』

『長長的一隊呀！』

『有東西抬進來嗎？』

『看不清楚呀！好像是有的。』

『蠢話！東西一定放在埠頭，要我們去抬。他們會抬東西嗎？』

『對！』

『說不定他們自己帶伙子來！沒有聽見說長長的一隊嗎？』

『對！』

『讓他們進來再說吧！』

『對！』

幾百隻嘴巴在動，幾百隻眼睛在望，幾百個指頭在指點：

『喂，喂，看呀！真的長長的一隊！』

『哪裏呀？哦，對，瞧見了！』

『這麼多人，一定抬東西進來了！』

『對！前面後面的人都像抬着東西，只有中央幾個是空手的。』

『不對，像是官兵呀！橫在肩上的，不是槍桿嗎？』

『不錯，真是槍桿！』

無數顆心在跳，無數隻眼睛在拚死命地瞧，瞧。

『不會再玩老把戲嗎？』

『廢話！老把戲用得着這樣多官兵嗎？』

『對，他們一定是保護物事的。』

『有道理！』

寡婦嫂在想：神佛到底不騙人的。阿六嫂在想：我的夢果然應驗了。硬頭硬腦的阿六也在想：看樣子這一次的確跟過去不同！

正泰公，本村唯一的財主，此刻也在人叢中露臉了。嘴角邊，輕蔑的微笑。眼睛裏，輕蔑的微笑。心裏想：散荒是放債，下世得做債主的牛馬。嘴巴說：

『大家都有白米飯吃了！』

沒有人聽他，沒有人理睬他。

每顆心在跳，每隻眼睛在瞧。

長長的一隊移到環洞橋跟了。

年輕人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的了。

沒有米袋，沒有衣服，沒有錢箱！前後是揹槍的官兵，中央是幾個空手先生。

大家的心一沉，幾百人的目光黯淡了。然而沒有絕望，物事大概放在埠頭，大先生，兵老爺，是不會抬東西的。

長長的一隊移過環洞橋，移過三叉路，移過文昌閣前，移到街上來了。

官兵是尋常的官兵，幾個先生却跟以前滿面烟容的查荒委員有點不同：大肚皮，大胖臉，嘴角啣着像拇指一樣大的叫不出名兒的東西。

阿六嫂又驚又喜，幾乎大聲叫喊起來：「唉，他們很像我在夢中看見的先生！」寡婦嫂再也忍不住了：

「老將，白米、衣服在埠頭吧？」

「是的，你們去抬吧！」

一個兵扭轉頭，對後邊的同伴裝個鬼臉。

「騙她幹嗎？」同伴嚴肅地說，於是轉臉向着寡婦嫂道：「騙你的呀，老婆子。」呆子也曉得這是真話。

像燒紅的鐵塊刺在冰水裏，大家的心突然冰冷了。飢餓在每個肚子裏抬起頭來，無數嘴巴在低聲地怒罵：「又是一次空雷，騙爹騙娘的。」

天慢慢暗下來了。

這天晚上，從村長的鴉片攤傳出意外的消息，像野火一樣，立刻燒遍了全村。殘留在人們心底的希望的死灰，受這野火的感染，重又燃燒起來。

消息的內容是這樣的：

這幾個大先生就是出錢散荒的大賜主。他們聽說前幾次查荒委員到處賣面情，查的災情靠不住，要是照他們所查得的散，有飯吃的人家會散到很多，真正餓肚子的窮人反而散不到多少，這是不公平的。散荒是散窮人的！所以他們攔下要公，不怕風雨，不怕土匪，親自再來挨戶澈查一次。明天早晨就開始查，查的很仔細，飯糰、食櫥、衣箱，都要親手翻過。查好一家隨手填給一紙荒單，單上寫着只有他們自己認識的暗號，越窮越散得多。一禮拜後大家帶着自己的荒單到三十里路外的鎮上領東西。這樣才公平，散荒是散窮人的呀！

散荒是散窮人的呀！

大慈大悲的修行人！

查荒委員的確不公平！

大賜主消息真靈通！

寡婦嫂不斷地哼着阿彌陀佛。阿六嫂不斷地向鄰居說述自己的夢。

正泰公的老婆不斷地歎息：『荒年要田地幹嗎？收不到租米，散不到荒米。』

正泰公憤憤地咆哮：『不要噙嚇吧！散荒是放債，下世要做債主的牛馬。』

除了正泰公一家人，每一個嘴巴在微笑，每一隻眼睛在微笑，每一根眉毛在微笑。

是夜晚了，大家都沒想到睡覺（本來天沒黑就睡了）。檯上亮着油燈，沒有誰痛惜幾月前殘留在燈筒裏的火油。

每個腦袋在思想和計劃怎樣把自己家裏裝得最窮。

明天早晨就要查，一切得在晚上安排好。

黃豆般的燈火在家家的黑暗中忽東忽西地閃動，小小的柔和的語聲在交響：『輕點呀！不要讓鄰舍聽見。』

不到半個時辰，一切裝着冷蕃薯的飯籬，都倒得空空的了，罇罐裏的冷蕃薯乾粥都換上麥皮羹，食櫥裏都剩着一碟爛鹽菜，衣箱裏都剩着一兩件破爛的衣衫。母親們低聲吩咐自己的孩子：明天對着先生喊肚子餓。妻子們請求丈夫明天躺在床上裝病，哼着痛苦的呻吟。……

阿六嫂想來想去，想不出方法把自己家裏裝得更窮。一切都窮盡了！飯籬，本來是空空的，而且裏邊還罩滿蜘蛛網。半罇薄洋洋的蕃薯乾粥，晚上吃得精光了。沒有食櫥，放在板桌上的一碟爛臭鹽菜，只剩小小的一角。一隻破板箱，空空的，一家人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。一切，一切都窮盡了！有什麼方法裝得更窮呢？

然而腦子還在不斷地想，眼睛還在不斷地瞧，突然瞧見角落裏兩片賣許多次賣不了的麥磨。這不大好！有麥磨的人家是有飯吃的人家！

她咬着牙齒，搖擺着小腳，用盡全身的力量把牠們搬到灶前，藏在柴堆裏。

寡婦嫂睡了很久，突然起來，把一口未完成的漁網塞到板床底下，準備明天對先生說：『這年頭，連漁網都沒得結，一個銅板賺不到。』

正泰公的老婆提着一滿桶够一整天吃的豬食，走到豬欄，倒在豬食槽裏。『明天要乖點，畜牲！不要出欄，不要叫，免給查荒先生瞧見，聽見。』出來時把豬欄門關得特別牢。穀倉裏還有幾石陳穀，她把一籬穀秕搬來倒在上邊，明天先生查到了，就說：『這是穀秕，穀老早吃完了。』

正泰公瞧見了，鬍子在發抖：『不要作孽吧，老太婆！查荒人不會到這裏查的。』老太婆苦笑。

兒子的媳婦也苦笑：『媽，你何必要這樣呢？難怪別人要笑你呀！』

一禮拜過去了。

大雪天。

吃中飯時光，阿六嫂喝了一盞薄薄的蕃薯乾粥，匆匆洗了盥，呆在門口看天。

天空籠罩着白糊糊的雪霧，大朵大朵的雪花在飄舞，在交戰，像有人撒下一把一把的棉花。雪風呼呼地響，像忍不住飢餓的慘叫，像忍不住寒冷的哀號，只要聽到這種聲音，渾身就打寒戰。

阿六嫂肉眼望着天，心眼望着在冷風雪霧中奔走着飢餓的一羣，裏邊有寡婦嫂和自己的丈夫阿六。她瞧見病後的丈夫遠遠落在人羣的後邊，在濕滑的道路上不斷地跌交，不斷地掙起身來，牙

齒格格作響，渾身抖得像紡車裏的棉花筒。……於是，於是兩隻柴棒似的瘦腿支持不住了，支持不住了……於是又撲的一聲跌倒了，四肢朝天在掙扎，掙扎，可是這次掙不起了，掙不起了……風括在他的臉上，雪落在他的嘴裏，眼裏。『家寶娘！家寶！別了，永別了！』於是慢慢地僵硬了，僵硬了……

阿六嫂的心痛得像刀割，每一個汗毛孔都張了開來，眉毛蹙成一團，兩腿像抽去骨頭一樣軟，屁股不自覺地落在門檻上了。

『天呀！窮人真是要錢不要命！』

雪越落越大，阿六嫂的心越想越痛了。她想起今朝早晨的一幕，一種內疚的痛楚咬碎了她的心。眼淚像泉水，湧下她的臉頰，濕透了胸前的補釘。低聲的哽咽使她渾身抽搐起來。

『家寶娘，大雪天，三十里長路！恐怕我身體吃不下，還是請別人帶領吧！』

『這年頭，誰肯給我們白白帶領呢，家寶爸？人家都說我們的票跟寡婦嫂的票一樣，暗號很特別，一定會散到很多東西。你能担保誰不會偷偷拿一部分去？荒年沒有忠厚人！』

停停又：

『鈔票、洋鈔、衣服，你總拿得動的。米太重，你就講明稍稍貼一點給別人，請他帶一帶吧。』

寡婦嫂也這樣打算。』

靜默。

『好，我去吧！』丈夫歎一口氣。